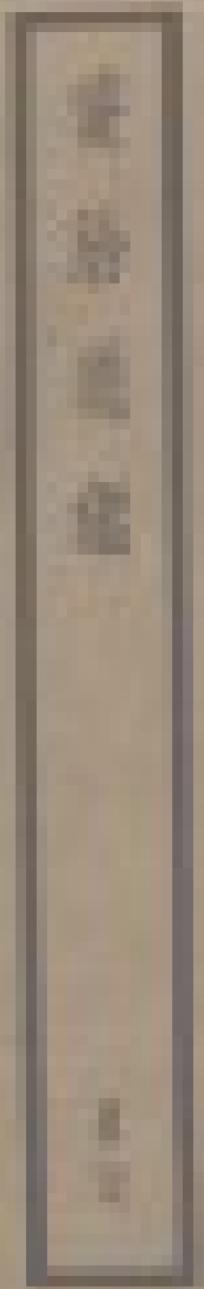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冊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
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
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肆卽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七

起昭陽協洽盡閼逢涒灘凡二年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太元八年春正月秦呂光發長安以鄯善王休密馱

車師前部王彌竇爲鄉導

鄯上扇翻馱唐何翻竇徒賢翻又唐見翻鄉讀曰嚮

三

月丁巳大赦

夏五月桓沖帥衆十萬伐秦攻襄陽

帥率

遣前將軍劉波等攻河北諸城

河彌充翻輔國將軍

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

涪音浮

鷹揚將軍郭銓攻

武當六月沖別將攻萬歲筑陽拔之

萬歲城名蓋近筑陽
筑陽縣漢屬南陽郡

晉屬順陽郡春秋穀伯之國也唐爲襄州穀城縣師古曰筑音逐

秦王堅遣征南將軍鉅鹿

公叡冠軍將軍慕容垂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

冠古

寄奇翻兗州刺史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

姚萇救涪城

萇仲良翻

叡軍於新野垂軍於鄧城

鄧城

晉置也桓沖退屯沔南秋七月郭銓及冠軍將軍桓

石虔敗張崇於武當

敗補邁翻

掠二千戶以歸鉅鹿公叡

遣慕容垂爲前鋒進臨河水垂夜命軍士人持十炬

繫於樹枝光照數十里沖懼退還上明

沖鎮上明見上卷二年

張

蚝出斜谷

斜余遮翻谷音又古祿翻

楊亮引兵還沖表其兄子石

民領襄城太守戍夏口沖自求領江州刺史詔許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

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

馬昌明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沖爲侍

中勢還不遠

謂以勢言之克晉之期近在旦夕還師不遠也還音旋又如字

于爲

可先爲起第

翻僞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

騎奇寄翻下同

拜秦州主簿趙盛

之爲少年都統

都統官名起於此少詩照翻下同

是時朝臣皆不欲堅

行

遜翻朝直

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

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讐

慕容垂鮮卑也姚萇羌也其國皆爲秦所滅雖曰臣服其實仇讐

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詔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

會合也

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

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

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

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

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

堅以龍驤將軍殺苻生得秦國驤思將翻

未嘗輕以

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
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
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
誰與成之方與兄子明言之至此垂知堅必敗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
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
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
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蘇船翻
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潁水入淮之口也地理志潁水出陽城縣陽乾
蔡入淮山東至下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
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
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旣
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
夷坦也平也言坦然無異

平日

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

玄重請

復扶又翻
重直用翻

安遂命駕出遊山墅

野承與翻
園廬也

親朋畢

集與玄圍棋賭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

手而又不勝

敵手謂下子爭行劫智算相敵
也玄意不在棋故不能勝安

安遂游陟至夜

乃還

還從宣如字

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衛

京師謝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

處昌呂翻
分扶問翻

兵甲無

闕西藩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歎曰

諸藩府參佐爲佐吏

謝安石

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

將卽亮翻

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

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

吾其左衽矣

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

錄尚書

條事始於劉聰

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

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

南太守

淮南郡本治壽陽秦旣得之以郭褒爲太守

慕容垂拔鄖城

杜預曰江夏雲杜縣東南

有鄖城鄖于分翻 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硃石

水經注淮水東過壽春縣北右合肥水又北逕

山峽中謂之峽石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馬塘水北歷秦墟下注淮謂之洛口帥讀曰率下同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

水經注洛澗上承死

融進攻之秦衛將軍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

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

復扶又翻

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

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

之

使疏吏翻下同融持議以爲晉不可伐今臨敵乃輕脫如此亦天奪其鑒也少詩沼翻易以破翻

堅乃留大

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尚書朱

序來說謝石等以爲彊弱異勢不如速降

三年堅執朱序於襄陽拜

爲度支尚書說輸芮翻降戶江翻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

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

敗補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

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

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

趣七
喻翻

未至十里梁

成阻澗爲陳以待之

陳讀曰
陣下同

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

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

曹魏分西陽斬春置弋陽郡秦未能有其地也王詠領太守耳

弋陽唐爲光蘄
黃三州之地

又分兵斷其歸津

斷丁管翻

秦步騎崩潰爭赴

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

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

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

入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

入公山在今壽春縣北四里世傳漢淮南王安好神仙忽有八

公皆鬚眉皓素詣門求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駐衰之術未敢以聞入公皆變成童遂立廟於山上或言今廟食於此山者乃

左吳朱騎伍被雷被等八人皆淮南王客世以入公爲仙誤也

也

勅渠京翻強也

慄然始有懼色

撫罔甫翻張然失意貌

秦兵逼肥水而陳

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

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却少詩沼翻下同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上時掌翻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兩陳相向退者先敗此用兵之常勢也復扶又翻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帥讀日率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青岡去今壽春縣三十里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言敗兵自相蹈踐枕藉而死也不敢息草行露宿草行者涉草而行不敢由路露宿者宿於野故不敢入人家皆懼追兵也重以飢凍重直呼火用翻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却朱序在陳後呼曰故翻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

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

晉制雲母車以雲母飾犢
車臣下不得乘以賜王公

耳趙彥絰續古今注石虎皇后乘輦以純雲母代紗四望皆通徹

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

郭褒

晉復取壽陽故秦所置太守見執

堅中流矢

仲竹翻

單騎走至淮北飢

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

飧蘇昆翻熟食曰飧字林曰水澆飯也

堅食之賜帛

十四綿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

樂音洛

自取危困臣

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

顧而去

司馬文正公集

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

乎

復扶又翻治直之翻

潛然流涕

又所版翻所晏翻

是時諸軍皆潰

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

垂別擊鄆城不與淝水之戰且持軍嚴整故諸軍皆潰而垂軍

獨全

全將郎亮翻

堅以千餘騎赴之

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

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

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

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

意氣微恩謂堅厚禮垂父

也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
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
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

人之度

慕容垂

此

言猶有君

奮威將軍慕容德

曰秦彊而并燕秦弱而圖之

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
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

所逃死於秦

見一百二卷海西公太和四年

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

至後復爲王猛所賣

復扶又翻下尚復德復同

無以自明秦主獨能

明之

見太和五年

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

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

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

冠古玩翻讖楚漢翻

今天時已

至尙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

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

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暉屯鄖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

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

尚復德復扶又翻說輸芮翻

書置牀上了無喜色也攝收圍棊如故客問之徐答曰

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言其喜甚也史言安矯情鎮物人臣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大敵壓境一戰而破之安得不喜乎屐齒之折亦非安之訾也

丁亥

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

金石之樂

永嘉之亂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江左初立宗廟以無雅樂及伶人省太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

樂猶有未備太寧末明帝又訪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工而尚未有金石也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鄭下樂人頗亦有來者謝尚鎮壽陽採拾樂人以備太樂并制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今破苻堅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金石始備焉

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

散悉宣騎奇寄翻

朱序爲琅邪內史

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

比

寐翻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

粗坐五翻

慕容農謂慕

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

尊謂其父垂也慕容令亦呼垂爲尊蓋其父子間常稱也

其義

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祕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

燕於垂謂其父垂也慕容令亦呼垂爲尊蓋其父子間常稱也

賢翻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

易美惡相去遠矣

易以政翻

垂心善其言行至澠池

澠彌充翻

書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

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

垂欲因行自謁其祖父陵廟也

堅許之

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

之京師以固根本鎮枝葉

將即亮翻

垂勇略過人世豪東

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

夏戶雅翻

冠古玩翻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飄之起常有陵霄

之志正宜謹其條籠

飄音卑遙扶搖風也釋曰疾風自下而上曰飊

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

匹夫猶不食言

孔安國曰食言者食盡其言爲不實

況萬乘乎

乘繩證翻

若天命

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

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

遣將軍李蠻閔亮尹固帥衆三千送垂又遣驍騎將

軍石越帥精卒三千戍鄴驃騎將軍張蚝帥羽林五

千戍并州鎮軍將軍毛當帥衆四千戍洛陽

驍堅堯翻騎奇寄翻

下同帥讀曰率下同
驃匹妙翻蚝七吏翻

權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倉

中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以渡

水經注東郡白馬縣有涼城河水逕其北有神

馬亭西去白馬津可二十許里實中層峙南北二百步東西五十許步今按神馬亭既在東郡白馬正對黎陽岸垂安得越滎洛而至此

渡河乎此涼馬臺蓋在富平津橋之西也涼馬臺

由昔人於河諸浴馬浴竟驅馬就高納涼因名

使典軍程同

衣己衣乘己馬與僮僕趣河橋

典軍蓋王國官垂在燕爲吳王時所置也同衣於既

喻翻趣七伏兵發同馳馬獲免十二月秦王堅至長安

哭陽平公而後入謚曰哀公大赦復死事者家

復方目翻

復其家之賦役也庚午大赦以謝石爲尚書令進謝玄號前

將軍固讓不受 謝安壻王國寶坦之之子也 安惡

其爲人

惡鳥
路翻

每抑而不用以爲尙書郎 國寶自以望

族故事

唯作吏部不爲餘曹

尚書郎晉制三十五曹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統攝及江左無直

事右民屯田車部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運曹十曹郎康穆以後又無虞曹二千石二郎但有殿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左民起部水部主客駕部庫部中兵外兵十八

曹後又省主客起部水部餘十五曹而吏部最爲清選

拜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

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邪詔從才用翻

國寶乃譖安於道子使離

間之於帝

間古
覓翻

安功名旣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

短安帝由是稍疎忌之

詖彼
義翻

初開酒禁

漢建安中曹公嚴酒禁

增民稅米口五石

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哀帝卽位減田租畝收二升太

元二年帝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至是年又增稅米口五石

秦呂光行越

流沙三百餘里

自玉門出渡流沙西行至鄯善北行至車師又

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驥預知之卽噴而聚立埋

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卽將齧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

盡若不防者必致危弊桑欽曰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西北杜佑曰流沙在沙州敦煌郡西八十里酈道元曰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亦言出鍾山西行極崦嵫之山在西海郡北流沙又逕浮渚歷寧市之國又逕于烏山之東朝雲國西歷岷山西南出於過瀛之山大荒山經曰西南海之外流沙出焉

焉耆等諸國等皆降

降戶江翻

惟龜茲王帛

純拒之

龜茲音丘慈

嬰城固守光進軍攻之

秦王堅之

入寇也以乞伏國仁爲前將軍領先鋒騎

騎奇寄翻國仁代司繁鎮勇士見上

仁叔父步頏反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

年元

步頏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大言曰

苻氏疲民逞兵殆將亡矣吾當與諸君共建一方之業及堅敗國仁遂迫脅諸部有不從者擊而併之衆

至十餘萬慕容垂至安陽

安陽在鄆城西南

遣參軍田山修

牋於長樂公

不洛樂音

不聞垂北來疑其欲爲亂然猶

身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取不因據鄆起兵垂不從

不謀襲擊垂侍郎天水姜讓諫曰

晉制王國置侍郎二人

垂反形